

# 顾炎武在关中



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、学者，其论学主张“博学于文”“行己有耻”。强调学以经世，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之事，都应探究原委，反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。提出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”的名言，治学方法主张博瞻贯通，“每事必详其始末，参以佐证”，辨别源流，审核名实，注重实证。研究经学、文字音韵学、历史地理学，为清代乾嘉汉学开启先河。有《日知录》《音学五书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肇域志》《亭林诗文集》等著作。

顾炎武一生曾经四次入关。此关是指潼关，潼关北临黄河，南踞秦岭，杜甫曾有“窄狭容单车”的诗句来形容此关之险要。进入此关，便是辽阔而富饶的关中原。

顾炎武晚年，在太华山下借重挚友王弘撰以定居，其理由，顾炎武在给《三侄书》里说：“秦人慕经学，重处士，持清议，实与他省不同”。再说，“然华阴馆榭关、河之口，虽足不出户，而能见天下之人，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险，不过十里之途；若志在四方，则一出关门，亦有建瓴之便”。秦地关中文化氛围好，尊师重道，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好，不但“控毂关、河之口”，各路消息灵通，而且是“三秦要道，八省之衢”，出潼关，便至中原；越秦岭，南下江淮；出萧关，出至荒漠，西别大散关，路通西域，再说果真“有警”，也能够立即入山避匿，此地顾炎武看来，确实乃理想的“将筑山居老焉”之地。

## 第一次入关

顾炎武首次入关是康熙二年(1663)。进入潼关，踏上秦土，他心绪格外爽朗，以历史与地理学家的眼光打量此关，有诗云：“黄河东来日西没，新华作城高突兀。关中尚可一丸封，奉诏东征苦仓卒。紫髯岂在青城山，白骨未收殷浥间。至今秦人到关哭，泪随河水无时还。”

## 《亭林诗集》卷四

潼关在太华山东约四十里，关在县城东南(今潼关县城之北)，偃山临河，《水经注》载：“河在关内南流，激激山，因谓之潼关。”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(196)。康熙年间，学者杨端所编撰的《潼关志》云：“关之南秦岭雄峙，东南有禁谷之险，禁谷南设十二连城以防秦岭诸谷，北有洛、渭川会黄河，抱关南下；西则华岳三峰耸峙诸山，高出云霄”，又谓《山海关志》：“畿内之险，惟潼关与潼关为首”“势壮三辅门而扼九州之地”。潼关是历代兵家长守与官兵连戍潼关的实史，直言明廷不应该逼孙传庭仓卒出关，以致潼关之败，遂有“至今秦人到关哭，泪随河水无时还”的感叹。

顾炎武登上名闻天下的西岳，诗情焕发，写有《华山》诗云：“四序乘金气，三峰压大河。巨灵雄霸岳，白帝俨巍峨。地劣窥天井，云深拜斗阿。夕岚开翠嶂，初月上青柯。欲摘星辰堕，还度虎豹河。正冠朝殿阁，持杖叱羲和。势扼双峰壮，功从削伐多。未归桃塞马，终负鲁阳戈。山鬼知秦帝，蛮王属赵佗。出关收楚魏，浮水下江沱。老尚思三辅，愁仍续《九歌》。唯应王景略，岁晚一来过。”

## 《亭林诗集》卷四

这首诗，由下而上，由夕而夜，极状太华之高峻，高古典雅，继写华阴古迹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怀，用典极为精当。顾炎武下山后，专程前往华山东麓距离华阴县城不远的潜村，访问称誉四方的关中学者王弘撰，从此相定交。此次相见，匆匆而别，顾炎武继续西游，途中，过游骊山，依然有诗，云：“长安东去是骊山，上有高台下有泉。前有幽王后秦始，覆车在昔良难纪。华清宫殿又何人，至今流恨池水中。君不见天造幽且深，败亡未必皆荒淫。亦有英雄御宇行，终日忧勤思下土。贤妃助内咏鸣鸡，节俭躬行近往古。一朝大运合崩颓，三宫九市横豺虎。玄宗西幸路仍迷，宜白东迁事还沮。”

我来骊山下，四顾傍徨无可语。伤今吊古怀坎柯，嗚呼其奈骊山何。

## 《亭林诗集》卷四

骊山，在今临潼县东南，与蓝田县之蓝田山相连，古骊戎居之，故名“骊山”。有意思的是，骊山见证了古代历史，西周幽王末，犬戎入寇，杀幽王于此山下，秦始皇建阁道于骊山，死后葬之此山北麓。山上有温泉，名“华清池”，唐玄宗建华清宫，率杨贵妃浴于此，而安禄山之乱……这首古风诗，怀古吊今，无限感慨，尤其是提出“君不见天造幽且深，败亡未必皆荒淫”的观点，令人深长思之。古来亡国之君，或因为庸懦，或因为荒淫，而明思宗呢?《明史》之《烈帝庄纪》之《赞曰》说：“在位十有七年，不尔声色，忧勤惕厉，殚心治理”，然而，仍然不免亡国，故顾炎武有此质疑之句。后四句，可见其心声。顾炎武乃明之遗民，深恋故国，终生不渝，令人敬佩不已。

顾炎武至长安后，继续西行至楼观，每到一处，必有诗作，留有《长安》《楼观》《乾陵》等诗，其中的《关中杂诗》四首，云：

## 其一

文史生涯拙，关河岁月劳。幽情便水竹，逸韵老蓬蒿。独雁飞常迅，寒鸡宿愈高。一窥西华顶，天下小秋毫。

## 其二

皇汉山樊久，兴唐洞壑除。空嗟衣剑灭，但识水烟疏。寥落三都赋，栖迟万卷书。西京多健作，恍有似相如。

## 其三

谷口耕舍少，金门待诏多。时清尊笔札，吾道失弦歌。夜月辞鸡树，秋风下雀罗。尚留园绮迹，终古重山阿。

## 其四

但谢良朋尽，难伤节士空。延陵虚宝剑，中散绝丝桐。名誉芬兰并，文章日月同。今宵开敝篋，犹是旧华风。

## 《亭林诗集》卷五

这些诗，一是反映了关中的名胜古迹，二是吊古喻今，寓意深远。顾炎武游历了关中各地景观之后又折返至长安东北方向的富平，李因笃此时已经由代州归家，静候顾炎武的到来。八月的天气，正是明月山下辽阔平原的美好季节，想来在李因笃家，顾炎武不仅暂歇旅途之累，而且品尝名家精心举办的关中“秦饌”，必定留下深刻的味觉记忆吧。之后，顾炎武告别了李因笃，乘着秋凉，游历乾州。乾州，地处关中原中段北麓，渭北高原南缘，长安之西北，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合葬墓——乾陵，即在此地。顾炎武自然要游谒乾陵，作《乾陵》诗，结句是“至今寻史传，犹想狄梁公”，赞扬了狄仁杰存唐之功，既助中宗复位，又使玄宗中兴，开盛唐之伟业。

## 第二次入关

第二次入关是康熙十六年(1677)秋天。顾炎武由山西入关，这次他将自己的全部书籍移至华阴，这些书籍原来都存放在祁县戴廷斌家，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家产就是这些相依为命的书籍，待安排好住宿之所，已经是冬天了。不久，顾炎武离开华阴，前往富平，与相知的朋友大诗人李因笃相会。李因笃迎其至明月山

下韩家村家中，登堂拜其母，这是顾炎武第二次来李因笃家，这次有“拜其母”的行为，别有深意存焉，说明顾炎武至此，与李因笃结为兄弟，情同金兰。顾炎武行走南北，与人鲜有结拜兄弟，而独与李因笃称兄道弟，此为特例也。顾炎武有《过子德》四首，诗云：

## 其一

忆昔论文日，星霜一纪更。及门初拜母，让齿忝为兄。树引流泉细，山依出月明。相看仍慰藉，均不负平生。

## 其二

积雨秋方涨，相迎到华阴。水惊龙斗跋，泥怯马蹄深。尚阻东轩任，多须赖口辛。白云清渭色，聊足比君心。

## 其三

拜跪烦儿女，追陪有弟兄。云开王霸庙，风起魏公原。侠气凌三辅，哀思叫九阍。向来多感激，不觉倒清樽。

## 其四

拟卜南山宅，先寻北道邻。关河愁欲渡，锦缆忆谁亲。异国逢矜式，同人待隐沦。便思来岳顶，挥手谢风尘。

## 《亭林诗集》卷五

诗中“让齿忝为兄”是说与李因笃相结为兄弟之事。“让齿”，谦辞，谓年长而受尊也。李因笃小顾炎武十八岁，初次在代州相见，李因笃曾提出拜顾炎武为师，顾炎武不可，乃为友。而这次“拜其母”，也就是结为兄弟了，顾炎武在《与李湘北书》里，为李因笃陈情说：“……而以生平昆弟之交，理难坐视”(《亭林文集》卷三)，可证其事。这首诗，其一言说叙述初见；其二谢相迎；其三赞扬李因笃才气纵横；其四流露拟卜山居之意。主要是因为“异国逢矜式”，也就是说在异地遇到了“矜式”(模式之意)的同仁。古语说，知音千载难逢，顾炎武与李因笃算是“逢”见了。李因笃才思敏捷，也有诗相酬，作《亭林先生肯访山村留宿见赠四时用韵酬答》四首，诗云：

## 其一

忽枉轩车辄，曾叨锦带盟。秋阳生里巷，暮霭接柴荆。入度风威转，寒宵月影清。慈亲亲到荐，仆马郊将迎。

## 其二

步履曾徒往，驹旌乃惠临。水澄图史色，村静薜萝阴。卜筑何时定?烧灯此夜深。华岚迎野野，端足慰追寻。

## 其三

马首河山阔，春光几席温。出郊驰邑乘，联榻拥朋尊。诸雁寒俱起，萋花晚自存。披裘频太息，绩学为中原。

## 其四

契托金兰重，诗贻白雪新。有材追二雅，微尚在三秦。日抱关峰发，霜吹戍角邻。永言随杖履，情洽和晨歌。

## 《绥祺堂诗集》卷十八

李因笃的这首诗，除描写迎接顾炎武的情景外，其中有“卜筑何时定”问句，推想顾炎武应该和李因笃就晚年定居何处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，表示“永言随杖履，情洽和晨歌”，反映了顾炎武与他的深厚情谊。顾炎武与李因笃同富平当地的朱树滋等数位学者，聚会于朱树滋父朱廷瓌修建的镜波园，不过，朱廷瓌此时已经去世了，他们在温泉岸边，花木茂盛的地方，把酒言诗，讨论学问，留下了文坛佳话。我曾经专程考察过镜波园遗址，昔日的风华早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，只留下一棵苍老的皂角树，至今仍然屹立在土埝边，枝干遒劲，依然茂盛。听当地老人讲，这地方由于临近河边，是通往河北的要道，镜波园对面只有一家专门酿酒作坊，想来当年亦甚繁华……顾炎武与李因笃在韩家村分别后，返回太华山下，重游太华山，之后重访王弘撰于潜村……

## 第三次入关

顾炎武第三次入关是康熙十七年(1678)春天。他由太原入关至富平，县令郭传芳迎接先生二十里之外，他在《亭林余集·与潘次耕札》里记述道：“频阳令郭公既迎中孚而侨居其邑，今复遣人千里来迎，可称重道之风”，吴怀清在《关中三李年谱》之《李天生年谱》里说：“是年，春，在里门，邑令郭九芝传芳迎顾予人自晋至”。推测顾炎武从太原来富平，应该先至韩家村，旋移至朱树滋斋中。朱树滋藏书甚多，给顾炎武读书作文带来了极为便利的条件，且朱树滋是李因笃的表弟，生活里能提供诸多方便。顾炎武此时作《与潘次耕札》，除谈到他的行程与生活安排外，极称赞李因笃“天生之学，乃是绝尘而去，吾且瞠乎其后，不意晚季乃有斯人”，并谈到近来读李因笃所撰的“《解易录》一卷，吾自手录之，学问亦日进”。又说，他的“著述诗文，天生与吾弟各留一本，不别与人以供其改窜也”。他在另一札中，提到其甥徐氏处亦藏有他的作

品，但“凡在徐处旧作，可一字不存”(《亭林余集》之《与潘次耕札》)。由此可见，顾炎武与观众学者的交谊深厚如此。

这年，关隘一带酷暑久旱，顾炎武在《与公肃朔书》里说：“陇西、上郡、平凉皆旱荒，恐为大同之续”(见《亭林文集》卷三)。眼见明月山下田地里大片的庄稼在炎炎烈日下干枯，农民焦急万分，此境况引起顾炎武的关注，作《夏日》诗，云：“渴日出林表，炎风下高山。火曼云去微，谷井泉来愆。晨露薄不濡，夕氛横空殷。百卉变其姿，蕉萃侔棒管。深居履寝兴，无计离人寰。而况蚩蚩氓，谋食良已艰。眷此负耒勤，美彼濯流还。素月方东生，易息桑榆间。乃悟处乱规，无营心自闲。恒如触热人，未老毛发斑。坐须爽气至，一尊散襟颜。”

## ——见《亭林诗集》卷五

干渴的夏日刚刚走出树林的边沿，就觉得炎炎热风从山上吹来，凉爽的秋云纹丝不动，深深的水井里流不出泉水。“而况蚩蚩氓，谋食良已艰”，何况那些忙忙碌碌的老百姓，谋食求生异常艰难，“坐须爽气至，一尊散襟颜”，让我们等待凉爽的季节早早到来，再端起一杯清酒，清除这烦闷的心怀。这首诗，前半部分以诗人亲身体会的角度，写关中酷暑旱荒，形象而深刻，尤其是后半部分的抒情咏志，写出顾炎武对劳动人民的看法，又极为真切。明月山下的这段日子，顾炎武接触到真实的农村灾年生活，表示出深切的忧虑以及对农民的同情，这是难能可贵的感情转变。

## 第四次入关

顾炎武第四次入关是康熙十八年(1679)，他回到华阴自己的新斋。新斋面向太华山，翠影遮荫，群峰映窗，泉水竹林，读书作文，端得好去处。在这里，他心情平缓，整日埋头窗前，整理自己的各种著作，直到康熙二十年(1681)他从华阴出游山西曲沃为止。

康熙二年(1663)至康熙二十年(1681)，十八年间，顾炎武四次入关，他非常热爱黄河太华山之间的这块土地，在关中的这些时光，他前后两次登临华山。这次，他拾路缓缓而上，一边攀援，游览景观，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遍访山间摩崖石刻上，寻找陈抟的遗迹，作有《云台观寻希夷先生遗迹》诗，诗云：“旧是唐朝士，身更五代余。每怀浮古意，聊卜华山居。月落暮天寂，云来洞口虚。果哉非荷蕢，独识太平初。”

他还有《华阴古志》诗两首。其一，《平舒道》：何处平舒道，西风卷夕云。空留一片壁，为道滴池君。其二，《回谷》：回溪非故隘，九虎失西东。惟有黄金窟，依然又省中。

《平舒道》里的“平舒”，指古代的平舒城，在华阴县西南十里(见清代学者顾栋高、吴树平编著的《春秋大事表》)；“道”，是道路；“壁”，司马迁《史记》之《秦本纪》：“三十六年秋，使者从关东夜过秦皇平舒道，有人持璧遮使者曰：为吾遗滴池君”。又据《水经注》之《渭水》：“昔秦之将亡也，江神送璧于华阴平舒道。”“滴池君”，指水神。顾炎武行走于古代平舒城外道路上，联想由此展开，想到秦朝灭亡前有滴池的水神在此送秦始皇璧的历史传闻，其兴衰之叹，引人深思。

《回谷》诗之“回谷”，古水名，《后汉书》之《冯异传》李贤注：“回谷，今俗所谓回院，在今洛州永宁县东北，其谷长四里，阔二丈，深二丈五尺也。”今地在河南洛宁县东北。冯异曾与赤眉军激战于此，大败。后又收集散卒，大破赤眉军于霸陵。光武帝刘秀说：“始虽垂翅回溪，终能奋翼灞池，可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”回谷因之著名。“九虎”，《汉书》之《王莽传》载：“莽拜将军九人，皆以虎为号，号曰‘九虎’，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，内其妻子官中以为质。”《汉书》之《王莽传》：“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匱，尚有十六匱，黄门、钩盾、藏府、中尚书处处各有数匱”，而且“长乐御府、中御府及都内、平准藏钱帛珠玉物甚众”却只“赐九虎士人止四十钱。众皆重怨，无斗意”。又据《邓晔传》，更始初，晔与析县人于匡等起兵应汉军，败王莽虎士于回谷，遂开武关，引军至长安，共诛王莽。九虎东失于回谷，西失之于华阴，是东西两失也。从地理区域来看，平舒道属于华阴，而回谷不属于，顾炎武之所以有此诗，应该所赋不在其地而意在述其事，暗喻明秦王拥重金而不恤其兵士，西安破，藏金为李自成所有，重蹈王莽九虎之辄呀!

康熙二年(1663)十月中旬，暑热消退，蓝天白云，逶迤横亘于关中西部边缘的秦岭，依然幽深葱郁，顾炎武前往周至访李颙。周至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名邑，有道教圣地楼观台，传说老子骑青牛人关曾在此写就影响我国思想哲学两千多年的《道德经》，还有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作流传千古的名作《长恨歌》的仙游寺，如果继续西行，进入眉县境内的终南镇，这是北宋关学大儒张载的故乡……

李颙并未居住在周至县城，而是在县城之北约十几里地的二曲堡(今周至县府所在地)。这地方地势开阔，土地肥沃，村舍俨然，李颙家属于典型的关中农村农家院落，绿树掩映，土墙房屋，但“门虽设而常关”。因为李颙苦读成名，“不惟士绅志贵忘年，千里就正，即农工杂技，亦仰若拜麟瑞凤，争以识面为快”(吴怀清《关中三李年谱》之《李二曲年谱》)，他

闭门在家，“敛迹罕出，谢绝应酬”。顾炎武的到来，是否依照关中汉俗“拥筇迎门”，不得而知，大概延之上屋，以为上客是不错的。《二曲先生年谱》记述：“东吴顾宁人来访，博物宏通，学如郑樵，先生与之从容盘桓，上下古今，靡不辨订。既而叹曰：尧舜之知，急先务也。吾人当务之急，原自有在，若舍而不务，惟苦精神于上下古今之间，正若人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，沿门持钵效贫儿。顾为之愕然。”

顾炎武“为之愕然”，而李颙有此叹，有其缘由，所宗学派不相同焉。赵俌生先生在《顾炎武与张尔岐》中曾经分析道：“二曲是王学派，他所使用持钵贫儿两句，恰好就是王阳明本人常说的话，所以顾可能听不进去，而露出‘愕然’的感情。但他二人在当时的民族矛盾问题上志同道合的，所以友谊不至于为了辩论程朱和陆王，为了辩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受到伤害。的确，二曲对顾的治学方法，一直是有意见的。他说‘不求于本而求于末，非圣人之道也。何谓求之乎?’可见二曲一直批评考据派。”这个分析是正确的，指出了顾炎武与李颙在思想上与学术上的分歧。然而，固然有分歧，却也不影响其之间的学人友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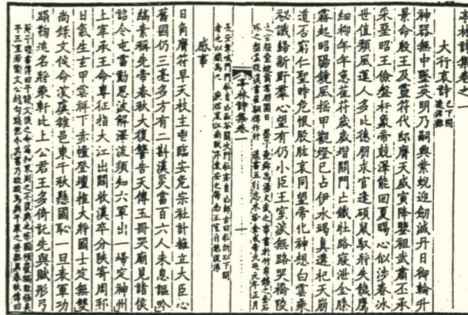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十六年(1677)冬季，顾炎武第二次于富平访李颙，“因寓军寨之北密迹。先生时至卧室盘桓，语必达旦”(吴怀清《关中三李年谱》之《李二曲年谱》)。“语必达旦”，估计顾炎武与李颙大多是互相讨论思想哲学等学术问题，从夜色初降一直说到天亮，可能有赞同也有分歧。所以，彻夜不眠，可以推测出是比较深入的讨论吧。

次年的春天，顾炎武从太原至富平，县令郭九芝在城外二十里地迎接，延请至李颙在富平军寨的家中入住。闰三月，顾炎武派遣李因笃的家人至曲沃北曲周接李云治、衍生，期会于军寨家。这是顾炎武与李颙第三次相会。这次相会，未见史料有详尽的记述。顾炎武有写给李颙的《梓潼篇赠李李亨》诗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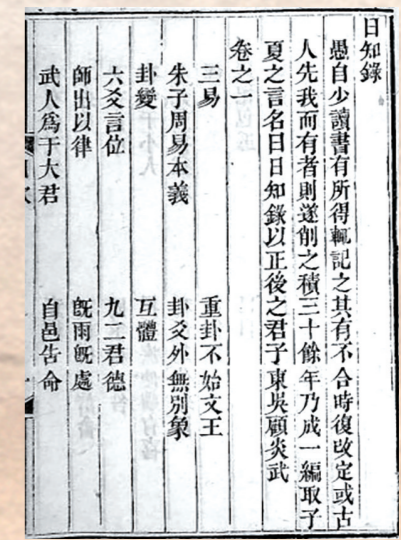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二十年(1681)七八月之交，顾炎武将去华阴而往山西，临行之前：“对关中风光留恋不舍，在《与李中孚书》曰：‘目下暂往河东，奉主有日，仍当至此。倘遇春融，当一覓杜曲，秦南之胜，并叩精庐，足下其勿以阔别为悲也。’”李颙比顾炎武小十四岁，顾炎武三次访谈，可见他对李颙的尊重和学问上的推崇。

康熙二十年(1681)，顾炎武从华阴出山西曲沃，他本一直计划在华阴定居以度晚年么，怎么突然变更计划?他在《与熊耐茶书》中说：“三峰之下，平所愿棲迟以养寿者，而土瘠差繁，地冲民贫，非所以为后人计……故东向而思托足耳。”难道顾炎武放弃了原先的想法，产生了移居曲沃的念头?在这段话里，顾炎武似乎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，关内秦地“土瘠差繁，地冲民贫”，也就是说，经过他在华阴的切身感受，这里多为山田，并不肥沃，加之各种差役和赋税繁重，人民不堪负担。王弘撰在《复施愚山侍讲》里说：“而今每为猛贼所迫，不免拈括”(《砥斋集》卷八)。就连王弘撰这样的世家大族也在经济上陷入“拈括”困境，再说，顾炎武曾经想在华阴买水田四五亩，估计也难以落实，还有李因笃表弟曾一再对他：“长源(按：朱树滋)谓秦俗最薄，劝吾归矣，至于再四”(《蒋山佣稿》卷三《与子德书》)，这些应该是顾炎武最后下决心远走曲沃的主要原因。

康熙二十一年(1682)正月，顾炎武到达曲沃后，初四日他早早起床，预备趋府答谢曲沃县令熊耐茶。不料，上马坠地，正月初九先生去世。去世前作《酬子德二十四韵》绝笔诗，这是顾炎武最为著名的诗篇。 □柏峰



《亭林诗集》书影



《日知录》书影